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8

韩非子文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4242
Wkj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光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韩非子小传·····	(1)
初见秦·····	(3)
主道·····	(11)
扬权·····	(16)
孤愤·····	(24)
三守·····	(32)
观行·····	(35)
守道·····	(37)
用人·····	(41)
外储说左下·····	(47)
问辩·····	(70)
定法·····	(73)
八说·····	(78)
忠孝·····	(88)
六反·····	(95)

韩非子小传

韩非（前 280？～前 233），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他是韩国公子，曾向韩王建议变法，未被采纳。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十分赏识他的主张，发兵攻打韩国，索求韩非。韩非入秦后，遭李斯的嫉妒陷害，死于狱中。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世界观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荀况的反天命思想和老子思想的辩证法因素，否定天命鬼神，主张崇尚人力。在认识论上重视效验，要以行动的实效作为检查言论真伪的标准。在历史观上，反对复古，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认为社会是进化的，是不断前进的。在政治方面，他建立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成文法典）、术（国君统治

臣民的权术)、势(地主阶级国家政权权力)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主张严刑峻法,崇尚功利,奖励耕战,反对儒家的“仁义”。他的思想适应了战国末期的时代潮流,为建立地主阶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了完备的思想武器,对于促进由分裂到统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过相当的革命作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韩非的思想实际上也被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为他们对人民施行专制统治和高压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手段。

韩非的散文风格严峻峭拔。文章锋芒锐利,议论透辟,判断事理能切中要害。他长于分析人们的心理活动和事物的复杂性,并善于利用寓言故事和历史传说,形象具体地说明问题,有较强的说服力。韩非的议论文已经完全成熟,对后来的政论和哲理散文均有重大影响。

初 见 秦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困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钺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褐，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则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

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管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绁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党不战而毕为

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为齐矣，中山、呼淹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战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运，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淇溪，右饮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钻龟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行而出，反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

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我听说：“不知道而发言，是不明智的；知道了而不说，是不忠。”作为臣下而不忠，应当死；说话而不管用，也应当死。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把我所知道的都说出来，希望大王裁定我的对错。

我听说：天下北有燕国，南有魏国，联合楚国，拉拢齐国，收纳韩国，而成纵列联合，将在西面勉强与秦为敌。我私下里感到可笑。世上有三种将导致灭亡的情形，而上述几国都存在，大约就是说的它们的联合吧！以混乱的国家攻击治理有方的国家，必然灭亡；以邪恶攻击正义，必然灭亡；以倒行逆施攻击顺乎自然，必然灭亡。现在六国的国库不充实，仓库空虚，尽招它们的老百姓，扩充军队数十百万。那些以头叩地，头插羽毛的将军表示有决死信心的不止千人，都说准备死。但临到头，虽然前有兵刃，后有刑具威逼，还是退却而不能拼死。并不是老百姓和士兵不能死拼，是君王不能使他们这样做。说是要赏赐却又不给予；说是要惩罚却又不实行。赏罚不明确，因此士兵老百姓不愿意拼死。现在秦国发布出号令而实行赏罚，以有功无功来进行治理。秦国百姓出于父母的怀抱，有生以来未尝面对过敌人，听说要打仗，都跺着脚，脱掉衣裳，冒着刀锋，踏着火焰，拼死在阵前。死与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秦国老百姓能够如此，是以奋战至死为光耀。一个人奋勇拼死就可以对付十个人；十个人奋

勇拚死就可以对付一百人；百人可以对付千人；千人可以对付万人；万人可以战胜天下了。现在秦地截取长的地方补短的地方，方圆数千里，精锐军队数十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地形和优越之处，六国不能比。凭着这些攻取天下，天下还不够兼并呢。由于这原因，秦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面对敌人没有不能将其击溃的，扩张土地数千里。这是多伟大的功业啊！但是现在武器钝坏，士兵老百姓疲困，积蓄耗尽，农田荒芜，仓库空虚，四邻不臣服，霸王的名声不能成立，这没有其他缘故，是由于秦国的谋臣都没能尽到忠心呀。

我斗胆把这道理说清楚：过去齐国往南打败楚国，东面打败宋国，西面使秦国臣服，北面打败燕国，中部则驱使韩国、魏国。土地广阔，兵强马壮，战就攻克，攻就夺取，号令天下。齐国清澈的济河，混浊的黄河，足可以作为它的防线；长城和巨防，足可以作为它的要塞，齐真可以说是常胜之国了。但是一次战役没打赢，国家也几乎灭亡了。由此看来，战争，是大国存亡的关键。我并且听说，消除祸败之迹必须除去根本的原因。不与祸害做邻居，祸害就不会存在。秦国人与楚国人的战斗，大败楚国，袭击郢都，攻取了洞庭五渚、江南。楚王君臣逃窜，东据守于陈城。在这时，如果派兵追击楚国，那么楚国就可以被消灭了。楚国被消灭，那它的老百姓就可以据有，土地就可以提供便利了。东面使齐国燕国削弱，中部压倒三晋，那就是一举而可以使霸王的名誉成立，使四邻的诸侯来朝拜。但是谋臣不这样做，引兵退却，又与楚国讲和，让楚人得以收拾败亡之国，聚合散失的人民，设置祭祀天地的场所，安排宗庙，让楚国带领天下，西面和秦为敌，这实在是失掉王霸机会的表现之一。六国勾结驻军

于华下，大王发布号令击败它，攻至魏国都大梁的城下，包围大梁数旬。那时大梁可以夺取；夺取了大梁，魏国就可以消灭了。消灭了魏国，那楚国、赵国的关系就被断绝了；楚国、赵国的关系被断绝，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危险了楚国就会犹豫不绝。那么再东面使齐国、燕国虚弱，中部压倒三晋。那就能一举而霸王的名誉可以成立，使四邻诸侯来朝拜了。但是谋臣不这样做，引兵退却，又与魏国讲和，让魏国反而收拾败亡之国，设置祭祀天地的场所，安排宗庙，让魏国带领天下西面和秦为敌。这实在是失掉霸王机会的表现之二。前些时，穰侯治理秦国，用一国的兵力，而试图成就两国的功绩，因此军士终身日晒雨淋在国外，而老百姓疲倦困苦于国内，霸王的名声不能成立，这实在是失掉霸王机会的表现之三。

赵国，处于中央的国家。各国居民杂处，它的人民性格轻浮而难以驱使，法令不规范，赏罚不分明，地形不好，老百姓无法使出自己的力量。那简直是一种亡国的形势啊。却不知道关心老百姓，派遣它的全部老百姓，驻军于长平之下，以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发出号令打击它，攻占了武安。当那时候，赵国上下不能亲密，有财产和没财产的人不能相互信任。这样，邯郸就不能据守了。攻占了邯郸，包围了山东、河间，引军队往西攻占修武，翻过羊肠，降服上党。代地46县，上党70县，不用一幅盔甲，不苦一个老百姓，这些就都为秦国所有了；代、上党不经过战斗而都为秦国所有；东阳、河外则不经战斗而归属于齐了；中山、呼沱河以北，则不经战斗而全为燕国所有了。那么赵就被灭亡了；赵国灭亡那韩也就灭亡了；韩国灭亡那楚国、魏国就不能独立；楚国、

魏国不能独立，那就是一举而毁掉了韩国，破坏了魏国，攻取了楚国，东面使齐国、燕国衰弱，掘开白马渡口，以水淹没魏国。那就是一举使三晋灭亡，合从者失败啊。那时大王悠闲地等待着，天下各国排队相随而来降服，霸王的功业就成就了。但是谋臣不这样做，引兵退却，又与赵国讲和。以大王的明智，秦兵的强大，放弃了霸王的功业，地也竟然没得到，被将灭亡的国家欺侮，这就是谋臣的拙劣了。况且赵国应该灭亡而没有灭亡，秦国应当称霸而不称霸，天下确实可以据此估量秦国谋臣的能耐了。这是一。又倾尽士兵以进攻邯郸，不能够攻取它，又抛弃盔甲和兵器，战栗而退兵，天下确实可以据此估量秦国的力量了。这是二。军队于是被带领着撤退会合于李下，大王也带着军队前往会合。与敌人战而不能取胜，又不能及时撤军，疲劳困倦后而逃走，天下确实可以据此估量秦国的力量了，这是三。从内部来说，我们的谋臣被估量透了，从外部来说，竭尽了我们的兵力。由此看来，我认为六国要形成联合的形势，大概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从内部来说，我们的军队疲困，老百姓虚弱，积蓄耗尽，农田荒芜，仓库空虚；从外部来说，六国勾结紧密，希望大王对此有所考虑啊！

而且我还听说过这样的话：“战战栗栗地，一天比一天小心，谨慎地恪守原则，那么可以拥有天下。”从哪里可以知道这道理呢？过去纣作为君主，率领着天下的百万军队，左边饮用淇水的水，右边喝洹水的水，淇水喝干了，洹水也喝断了流，以这样强大的军队和周武王为敌。周武王不过率领着披带孝袍的军队 3000 人。一天战斗下来，结果消灭了纣的国家，制服了纣本人，占领了纣的国土，拥有了纣的人民，而

天下对紂却没有伤感之情。知伯率领三家军队在晋阳围攻赵襄王，放水来淹晋阳。整整3个月，晋阳就快失陷了。赵襄王钻龟甲，用筮草卜卦，以观察未来的吉凶，以及哪一家的军队可以被降服。于是派遣了部下张孟谈。张孟谈于是偷偷出城，推翻了知伯联盟的条约，说服了另外两家军队，反过来攻击知伯。抓住了知伯，并恢复了赵襄王当初的地位。现在秦国的版图截取长的，补足短的，方圆数千里，精锐之师数十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制度、地形有利，其他几国都没法比。以这些条件攻击天下，天下都可以兼并所有。我冒着死的危险，愿意拜见大王，向您陈述如何破除六国的联合，吃掉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魏国臣服，与齐国、燕国维持好的关系，以成就霸主的功业，使四邻诸侯前来朝拜的途径。大王如果能听从我的说法，却不能一下破除六国的联合，不能吃掉赵、灭掉韩，不能使楚国、魏国臣服，使齐国、燕国来保持好的关系，不能建立霸王的功名，不能使四邻的诸侯来朝拜，那么请大王将我斩首示众，作为不忠实于大王的谋臣来处置！

主 道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谲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

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馀，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源，是正确与错误的准绳。因此贤明的君主坚持抓住事物的根本，以了解万物的来龙去脉，研究这个准绳以了解好坏的原因。因此虚心平静地等待好的结局出现。让理论自然从事实中得出，事实自然按照规律发展。虚心，就洞晓事情的真相；平静，就了解那运动的东西的归宿。有话的人，自然会说出来；管事的人，自然会有行动。言语与行动相互验证而统一，君主就无事可做了，事物表现出

了它们的本质。所以说：君主不要表现自己的打算，君主若表现出自己的打算，臣属就会装扮自己；君主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意图，君主表现出了自己的意图，臣属就会表里不一。所以说：君主不要表现出好恶，臣属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本色；君主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成见和机智，臣属就会自己谨慎小心。因此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思虑，而使万事万物各归其所；有贤能也不用行动，而观察臣属行动的方式；有勇力也不用威怒，让群臣尽力施展自己的武力。因此君主不表现智慧却有了臣下的明智；不表现贤能却有了臣下的事功；不表现勇力却有了臣下的坚强。群臣都尽到自己的职守，百官都有各自的规矩，因而可以加以使唤，这就叫做照常规办事。所以说：安静啊，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君位不知道在哪里。圣明的君主在上面什么也不做，群臣在下面恐惧害怕。圣明的君主统治的方法，是使智慧的人竭力地思考，而君主做出裁决，因此君主智慧无穷；贤能的人准备好自己的才能，君主依据情况而加以任用，因此君主的才能无穷，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才能，犯下了过失，就由臣下来担负罪责，因此君主的名声无穷。因此没有贤能的人成为不贤能的人的老师；没有智慧的人成为有智慧的人的君长。臣下付出劳作，君主获得成功，这就是所说的贤明的君主的统治方式。

统治的原则是在于使臣下不能了解君主；统治的运用在于使臣下不能知晓究竟。君主虚心平静不做事情，从暗中就可看到臣下微小的过失。见到就好象没见到；听到就好像没听到；了解到就好象没了解到。知道了臣下的言论以后，不要去改变它，而是将臣下的言行相结合加以观察。一个职位只安排一人，不让他们互相交往。君主则全面地掩盖自己的

行迹；隐瞒自己的打算，使臣下无法猜测；不表现智慧，不表现才能，使臣下无法估计。隐藏住我所想的而去考察臣下是否与我一致；谨慎地抓住我的权力而牢牢紧握它。断绝臣下对权力的想往；破除臣下对权力的企图，不要让人产生夺位的幻想。不谨慎地杜绝欲念，不坚固道义的大门，篡权的虎就会出现了。不小心于事情，不掩盖事情的真相，篡权的贼就会产生。弑杀他的君主，取代君主的位置，使众人追随他，因此叫做“虎”，处于他的君主的旁边做一个奸臣，了解他的君主的过失，因此叫做“贼”。解散他的党羽，搜捕他的残余，关闭他的大门，削掉他的辅佐，国家就没有“虎”了。君主的统治之术，应是宽广不可限量，深沉不可探测，参验理论与实际，审察检验法律规章，擅自行动者就杀，国家就没有“贼”了。因此君主存在着五种被蒙蔽的情况：臣下阻隔他君主的周围叫做蒙蔽君主；臣下控制财产就叫做蒙蔽君主；臣下擅自发布命令就叫做蒙蔽君主；臣下得以表现仁义就叫做蒙蔽君主；臣下得以培植党羽就叫做蒙蔽君主。臣下阻隔君主的周围，君主就会失掉位置；臣下控制了财产，君主就失去了对人的恩德；臣下的擅自发布命令，君主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臣下得以表现仁义，君主就失去了名声；臣下得以培植党羽，君主就失去了拥戴。上述这些权力都是君主应独自拥有而不是臣子可以掌握的。

君主的统治之术，以平静而不争先为珍宝。不亲自操作而知道臣下的笨拙与巧妙；不自己策划而知道臣下办事的福祸。因此不说话，臣下却善于应对；不作出约束，臣下却善于增加事功。臣下已经作出反应，君主就拿着契做检验；臣下已做出了事功。君主就拿着符做检验。契符是否两相吻合，